

敬信課心錄彙集卷六

淨手檢閱
慎勿污穢

道光二十九年敬鐫

經傳感應洵神奇展卷先
期敬慎之盡信修持良厚
幸如疑轉送也相宜

謹勸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

敬信課心錄彙集

每當持誦務堅誠凜若諸

慈善堂芝山

神在上衡口念心馳尤冒

瀆躬行力體始圖成

氏蘭閣虔撰

敬信課心錄彙集卷六

盛京願白旗德昭蘭閣敬輯

彭義發

文昌帝君陰騭文註証

畫溪阿

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

註前言救蟻是蟻將就死而救之使生此言救蟻是教人時刻照顧不可忽畧之意蟲字所該甚廣凡切游行棲止於地者皆是禁者嚴戒之詞大抵蟻所不可近山中林木之地皆鳥獸所依百蟲所集若縱火燒之則無數生命一時俱盡豈不大干天和故焚燒山林較竭澤而漁填穴覆巢者其罪更甚証昔宋仁宗在宮中凡便溺時必照顧蟲蟻曹彬不許子弟修垣恐其發蟄傷生皆慈心及物故一君一臣享祿位最久又有比丘與沙彌共處比丘入定中知沙彌七日當死諭之曰汝家父母思汝可暫歸過八日再來

蓋欲其死於家也沙彌既歸八日果來比丘異焉復入
定觀之乃知沙彌於路中見一蟻穴流水將灌入急脫
袈裟聚土壅之蟻無所害以此延壽一紀至有彭和尚
者性惡蟲蟻火燒湯潑不可勝計一日病篤蟲蟻滿牀
周匝其身痛不可忍因遷於別室牀之四面俱用石灰
圍繞蟻又自空飛來卒為所害臨死七竅皆滿掃之不
去一方見之共以為戒徐仲子好焚林恣獵殺害無算
一日被湯盪指痛入骨髓因念一指尚疼如此彼鳥獸
被焚焦頭爛額其疼又當何如遂折弓矢誓不復為日
誦金剛經懺悔罪孽後享壽考臨卒見諸類羅拜曰我
等為君所苦然承誦經功德脫皮毛而歸人道皆君惠
也德興程姓者常火焚山林之獵禽獸年老尚不改業
一日輸租入城見賣紙鬼臉者慘惡異常買六面歸分
六孫六孫甚喜各戴為戲家畜獵犬數十隻見之爭前

搏噬擊之不一一時皆斃程後得病見羣獸衆鳥啄食其肉痛苦萬狀臨死惟存黑骨一堆故唐虞五臣獨舉陶不有天下為刑官也然伯益之後為秦不再傳而族滅者蓋以孟烈山澤而焚之烈焰彌天禽虫悉斃雖以利氏之故不得不然而所傷乎物命者蓋亦多矣故秦政如火咸陽一炬竟以火亡焉

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

註昏夜茫茫東西不辨深溝險路傾跌常多設使處處點燈庶乎人人得照何異啟瞽者而使之視也故佛經云點燈之人世世得明眼報以其心不欲人陷於黑暗也癘疫流行不入點燈之家以其心不欲人蹈於顛危也河無橋梁不免望澤興嘆冬月苦寒徒涉易溺若能造船渡之小則免人病涉之艱大則免人沉溺之患此方便中最有利益者有力獨任無力勸成此莫大功德

也况佛經有云作舟楫渡人者得隨意亨通永無險阻
報又云世世得貴人提携報此豈欺世之語哉
証宋王榮家富無子力行善事嘗建天燈於要路每月
黑則點照行人又置小燈百餘枚遇黑夜之歸者則給
之值天雨則捨草履簪笠如是數十年生三子皆成進
士至如宋之丙一生好用智巧欺哄愚昧性復貪鄙每
於黑夜見路燈即偷摘之以供已用後被燈杆宿蜂蜚
其兩目雙睛突出痛不可忍醫禱無效卒成廢人二子
皆蠢不識一字人以為偷摘路燈之報宋方士隆好造
船濟人後生一子名雲路任湖廣總戎奉敕征蠻全師
俱覆隻身逃難前阻河路後有追兵仰天大哭忽有老
人以船渡之追兵不及而返因問此地安得有船老人
曰此汝父所造也路疑之及登岸人船俱不見方悟其
父造船濟人之報蕭振家居江濱見過客多溺死因自

造巨舟募工以濟人人頌其德名曰蕭家渡後登第官太官太湖韓三性極貪我家居澤畔門前挖成坑穴引水注滿其中往來不便三藉此圖利每負一人渡水必索錢數文無錢者任其徒涉後三為水蛇咬足毒入脛骨雖獲醫愈然行必需杖不能負人也

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

註勿者禁止之詞下皆倣此山中樹木叢茂禽鳥棲息其中自飲自啄與世無爭非若雞鴨等類待養於人者可比設網而掩取之或付刀俎或閉籠中不過快意一時而獲報最慘用藥而殺謂之毒網釣捕捉亦謂之毒兩者相較網釣捕捉尚有逃脫之時至於用藥則無限魚蝦一時俱斃致生害命莫此為甚故帝君不曰取而曰毒者其意蓋有專責與人貪口腹食彼肥身不思一鱗之味未嘗數命之戕何忍惡之極矣勸君莫打三

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言鳥而獸可知在池魚蝦人或
挾讐毒之在河魚蝦人或覓利毒之夫用藥殺樹太上
以為深戒況此慘忍之極者乎網者乘禽鳥之無備而
潛取之也毒者欺魚蝦之無知而盡殺之也

証楚中近山之家多以打生為業有李敬業者獨行好
善事無大小不利於人物者不為見鄉人網取禽鳥即
買放之咸笑其迂一日晨起出門見無數兒率手執黃
旗相謂曰除李敬業家餘者挨家並種之是夕火起一
村皆遭田祿惟李宅安然無恙常熟福山鎮有一人忘
其名姓善用鳥銃年四十方得一子頭角端正因此改
悔前非誓不再為兒七歲入塾讀書偶因師膳乏饌復
持銃打鳥自此習以為常其子忽患痘疹遍身紫泡每
泡內有鐵珠一粒不計其數哀號而死後其父相繼而
病歿江陵郭暉性愛物類地有惡少每至夏買藥藥魚

藥名雷公藤傾汁上流一二十里之內魚蝦盡斃即螺
蚌亦皆盡死揮歷年買此藤焚之曰我力不能救物惟
焚此亦可稍全數百萬生命耳享年九十有六二子一
禮部尚書一都御史七世俱登科甲聞魚子未經鹽浸
雖三年投河尚活何不向厨人說破魚時如遇有子輕
輕取出以樹葉攤之或河邊或蕩口於人所不汲浣之
處淺水放之在我不過一箸之多而救千萬命藉以得
生功莫大焉昔有人憂不壽神教速放魚子旬日活億
萬命不惟得壽且及第食魚子者鑒之

勿宰耕牛

註世間萬物惟牛最苦開疆闢土無不於牛是賴負重
致遠無不於牛是需安居食粒育妻養子皆牛辛勤所
致縱筋疲力衰亦當念其有功生則放之死則埋之何
忍計之刀俎以有功之物而受至慘之刑哉奈何世人

狠毒全無不忍壯資其力老棄其身死用其骸生啖其肉試觀臨屠之際涕泗悲號跪求乞命彼其骸鯀如此是誠何罪而就死地也譬如僕於此代吾作苦歷盡千辛縱不思坐享晚來之福而臨老被誅無辜嗟彼肯瞑目於地下否哀哉此牛何以異是乃饕餮之徒飾言現成牛肉雖食何妨不知人盡不食彼亦不屠祇由食之者多是以屠之遂取呾汁同罪豈不信然可怪者文人儒士性偏嗜此既好食牛兼好食犬夫犬雖微物天性極靈司夜有警盜之功滅火能救主之禍陸機之犬傳書高辛之犬殺寇且五帝三厭此居其一食之者多受不祥所當與牛同戒永遠不食 貞武垂訓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斯言非誚願與同志共圖之

証嘉興盛肇好食牛肉一夕有青面人叩門送帖云

六畜皆前孽惟牛最苦卒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讀
畢人與帖忽不見肇由此合家不食牛肉累世富貴延
州府司理忽暴卒一夜復甦急請太守羣僚至牀前曰
某昨夜為陰司攝去乞命甚哀冥主不許既而憫之曰
汝能勸千人不食牛則可再生限爾三日今求諸公為
我徧勸百姓以救我生眾以為妄語佯諾之而不行過
三日復報司理死矣太守大驚召僚屬共持齋篋立一
簿於通衢令百姓頒持戒者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
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復甦太守輩往問之曰冥主乞
予負約予方哀泣忽見吏持一簿至云是勸戒食牛姓
名冥主大悅曰不但再生且得延壽矣管師仁元旦五
鼓出門遇大鬼數輩叱問之曰吾疫鬼也今行疫人間
管曰我家有之乎曰無君家世不食牛故也如建州潘
七娘本屠家女最善宰牛所殺甚多一日買牛跨歸忽

腎髀如繫與牛合為一體牢不可脫人鞭牛婦即呼痛
家人牽往野中與人遍觀冀得減罪經數日死髀粘牛
背不能製棺乃與牛同葬

勿棄字紙

註棄拋擲也古者蒼頡製字天雨粟鬼夜哭為其淺造
化之秘也愚魯因之而智慧貧賤因之而富貴人情之
嶮巇非字無由底定世事之紛紜非字則必遺忘況天
生聖賢間世偶出能及其身以誨一時不能留其身以
教萬世全賴有此數字著書立說垂訓後人是以當尊
之重之勿可棄之奈世之人昧昧不察或糊牕覆甕或
抹桌裱屏或作紙撚點燈或給婦人夾線以至寫詩句
於爆竹列年號於磁甌識印記於鞋襪置書卷於穢汗
種種罪愆不可枚舉彼市井小兒尚不足責顧有身為
士子全然昧此誠可駭也每見耆儒宿學場屋中一字

偶誤終身不第此非必其命之窮亦或有以致之耳抑
知文曲諸星奎光俯照罪有攸歸報無或爽可不戒哉
証武林王祉先因婦女以舊書夾鞋樣相沿成俗牢不
可破乃將無字白紙裝釘成冊詣親友之家而易之又
恐其他用也復於紙上印花樣令其不可寫字其法甚
善練川許自俊癸酉鄉試入闈夜至二鼓恍惚見踰房
前掛字紙竹筐一隻竹箱一柄筐內字紙光焰燦然傍
有朱衣神指示之曰子前生乃天界寺拾字紙僧也今
當食報矣是科果中式甲戌成會畔官至都御史江寧
何某每以字紙抹桌糊窗狼籍地上家僮誤掃入坑廁
主僕皆被雷擊背上有不散聖賢職棄字紙八字金陵
牛市馬家妾常用字紙剪襯鞋底一日宴客雷從室起
妾擊死樓上首腹皆碎鞋亦震破滿地皆字紙又有槎
溪朱寧約於康熙丁丑死而忽甦語人曰吾壽該四十

三以平日勤於學字焚灰輒棄陰司錄為罪過減壽五
年故死耳幸諸君識此事勿輕忽字紙灰言畢仍逝奉
勸世人不但當惜既有之字尤當惜未有之字如字有
唆人之爭訟者此字當惜字有謀人之財產者此字當
惜字有閹人之性命者此字當惜字有損人之功名者
此字當惜字有揚人之閹醜者此字當惜字有破人之
婚姻者此字當惜字有壞人之心術者此字當惜但於
舉筆之時將此一思惕然知戒則庶幾過可寡矣且字
之有功於世也偉矣昔蒼頡造字鬼神夜號蓋洩天地
之機開萬物之智發聖賢之秘續道德之傳皆在於字
若天下無字萬古如長夜此字一宜惜天曹公案人間
文事冥府卷宗咸以字為憑是字能殺人生人子人奪
人榮人辱人也而不可鄭重之乎此字二宜惜天地日
月山河以及聖人姓號祖父名諱皆藏身於字內踐之

汚之於心何忍此字三宜惜養天下之人者字也世之
由科名而取青紫固賴是也即窮而為師為吏為記室
為詞人為刺工以字而謀生者天下不知其幾億兆也
此字四宜惜成天下之務者字也朝廷之典籍官府之
簿書親朋之簡札釋道之文疏商賈之賬目無一人不
用乎字無一事不用乎字無一時不用乎字此字五宜
惜且爾婦女何知責在男子農工何知責在士人世俗
男女倘有不知敬惜仍賴士人警戒勸諭豈有世席青
紉而反坐視者乎

勿謀人之財產

註財是銀錢產如田宅生計之類謀者在人之手本不
欲棄而設計以圖之也人生財產皆有定數命之所有
不勞自得命之所無雖百計營求何益於事彼謀財者
如誘人嫖賭唆人爭訟騙人煉鼎銀代人通關節之類

蠱惑愚痴就中取利小則逐漸侵漁大則一網打盡自謂詭謀巧計人莫能測豈知世人以財為命始雖墮彼術中迷而未悟迨至銀錢蕩盡生計艱難回思前此一分家資非他哄誘則飽衣足食快樂終身何至徹底貧窮哀哀無告恨常入骨理有固然且來得不明去得甚巧積久貫盈大盜官司接踵而至奸惡半生一時都盡始知我能耗人人亦能耗我暗來明去總是一般枉作小人究竟何益謀入產者或以財物貸人故意積久不取一時坐逼使其倉卒無辨不得不以產業歸我或乘人有急反覆議售誘至臨時始言短價彼既勢難再緩只得俯從或隨人縲紲代為打點用一言十取產抵償或所典房屋所畝田園利其膏腴圖為已有彼欲我價則故言未能彼欲他售則從中暗阻使其進退觸藩賤而就我諸如此類不可勝言總是逆天害理不仁已極

至於一賣一買兩相情愿本非此等可比而種種刻吝
占盡便宜則亦思置產本為子孫刻吝如此子孫豈能
久享政恐今日所為不免就是將來榜樣耳

証上元姚三老貨甲閭右買別墅甚佳王大痴來遊留
酌池上大痴問價幾何三老曰千金大痴曰吾昔觴詠
於此主人告我費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吾謀之
日久其子孫無可奈何貽貶價就我大痴曰翁當效李
德裕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日無可奈何時不可賤售
三老聞言不悅既而猛省曰老特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遂舉觴自罰南溪梅光遠少貧壯年起家成富室有子
有孫人爭羨之而光遠常若有憂者將道林曉之曰人
皆謂公無憂吾謂不然家道消長不可知子孫賢否不
可必此安得無憂者光遠曰然誠如先生言道林曰固
也第吾為公思之世無千年常富之家兒孫自有定命